



第五百零四期  
品牌版面  
文学副刊  
九峰

# 翠绿欲滴的新宅 有多少故事流传

■林海蓓

“黄岩秀气在江北  
江北秀气在翠屏”  
一个村庄  
如何承载一个地方的重量  
靠着一座山  
就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 
让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扬  
翠屏、灵岩、六潭、紫霄  
四座山峰  
是四个矗立的碑文  
记载了一个地域的历史与文化  
樊川书院 石龙书院  
新宅黄氏记于尘埃中的点点余温  
峭岩幽洞 摩崖石刻  
让千年的时光变慢  
一团团绿色的火焰盛大了整个山峦  
也有溪流，有瀑布，飞瀑流泉  
那是许许多多的英名  
微笑着流过苍茫的世间  
透过阳光的枝头  
苍翠的青山依然耀眼  
蓬勃的事业  
必将成就更精彩的诗篇

# 江口村是一件宏大的叙事

■池慧泓

三江汇合  
三浪翻涌  
涌出一支水路  
一条街道，一个幸福村庄  
水路是勇气之路  
连接天际，连接五湖四海  
枕涛搏浪的江口人  
搏出永宁江畔的小上海  
街道是智慧之道  
通达四方，通达人间烟火  
雕梁画栋，商贾云集  
画出繁华满地的村庄传奇  
古街、古闸、古埠头  
妈祖庙、天后宫、太平亭  
金氏家训，历代名人  
岁月打开一幅厚重的卷轴  
授予江口村一枚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勋章  
双龙桥富有活力，三江依旧辽阔  
江面跃起新的浪花：文明村、卫生村、示范村……  
村商贾大楼与云染比肩  
厂房林立，恰如千帆竞发  
新的梦想正在启航

# 白鹭湾，与画同居

■柯文祥

墨黑与粉白交错  
一面面墙拓印出的模样  
有撒网、有秋收  
有望不到尽头的石子路  
有雪压满枝干素裹银装  
有稻谷堆如山冈  
黑白彩色  
描绘生活，勾勒丰收  
墙画壁画  
出神入化，满面希望  
与画同居  
映入生活的艺术  
为心灵铺路  
与美为邻  
倒映艺术的生活  
为世代相承

# 鸡笼山村：鉴湖溯古，鸡山寄情

■任诗绮

秋日，我与友人第一次到鸡笼山游玩。车窗外的风景由热闹早市的喧嚣慢慢过渡为朴素民居的宁静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如油画一般浓墨重彩的大片金色稻田。许是因为湿地面积大，此地常有晨雾。朦胧间依稀可见两侧路旁圩田垄垄，港汊纵横，白鹭嘶鸣而过。路上鲜有行人，偶尔几声犬吠鸡鸣反衬得村子更为静谧，颇有“世外桃源”之美感。

鸡笼山村坐落于院桥东部，由胡家桥、盈吞、鸡山、鸡笼山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，村内有2000余人。为何称为鸡笼山村？对此有多种说法。明《万历黄岩县志》卷之一·舆地志上·山川如是记载：“在县南二十五里，旧有锦鸡栖，山洞形如笼，故以为名。”又据《黄岩文史资料》（1997年第十七期）所述：“（鸡笼山）坐落于距市区20公里的鉴洋湖北岸，海拔164米，顶部高耸，很像一只木鸡笼。又传古时有凤凰（锦鸡）飞入山上岩洞不复出，而得名鸡笼山。”还有一种说法则是由同事转述村中老人的讲法，从远处高山俯瞰，村内的群山轮廓是一只鸡的形状，与中国地图的形状十分相似，因而曾经称为“鸡山”。直至1949年5月黄岩解放时建设鸡山乡，1956年8月鉴湖、鸡山两乡合并后，又统一名为鉴湖乡。历经变迁，风貌迥异，现属院桥镇，得名鸡笼山村。

行至村中，微凉的秋风已吹散雾气，远处连绵的青山好似水墨般从薄雾中涌出，群鸟盘旋飞翔，山脚下一块块金灿灿或绿茵茵的田垄大小不一却各自齐整，严丝合缝地拼接出一幅乡村闲趣图来。渐渐地，近处民居有了袅袅炊烟和人语声，整个村庄就如此醒了过来。秋日阳光和煦温柔，照耀着一片祥和的福地。湖光山色旖旎，自然风景美不胜收。难怪自古以来鸡笼山便被视为祥瑞之处。据南宋《嘉定赤城志》、大明《一统志》等古籍记载：“鸡笼山，在县南二十五里，旧有锦鸡栖，山洞形如笼，故以为名。俗传星月晦明，则光彩烛天，人以为怪，一日天阴，晶彩昼见，或视之，则金宝满山，竟往取之，辄皆灭没，故老皆呼为许公藏。”可见鸡笼山早负盛名。

自古以来，鸡笼山一带人才辈出。清光绪三十

一年（1905），御史杨晨与当地名士尤涛、南舜谱等人一同筑堤围湖，在湖心的沙洲上建造一幢精致西式别墅，名为“寄傲轩”（取自陶潜《归去来辞》之句“倚南窗以寄傲”），花木环屋，甚是雅致；在其南侧，筑有一座别致凉亭，名为“湖心亭”。杨晨晚年隐居在此著书垂钓，每逢三月三、九月九，与文友们相聚吟诗作赋，留下“金鸡碧马，携手青山赴偕影；银鱼紫蟹，盟心白水会忘年”“门外湖光十里碧，座中山色四周青”“桥横群谁合，山断夕阳疏”等佳句，形容的正是鸡笼山和鉴洋湖的宜人风景。虽然寄傲轩、湖心亭的建筑已然在历史长河中消逝，但杨晨等文人留下的诗词文赋仍不绝于耳。

在游览鉴湖老公社遗址时，我们巧遇一位银发老者。精神矍铄的他讲述了许多本地传说，如鉴洋湖传说、镇锁桥的故事、金鸡与凤凰、老继娘坟等。时光沉淀，岁月淬金，历史故事纷纭，为鸡笼山村蒙上一层神秘迷人的面纱。在这些传说中，当属关于鉴洋湖的最为有名。上文提及的清代御史杨晨的“寄傲轩”“湖心亭”原址便在此处。作为国家级湿地公园，鉴洋湖可谓当地的自然瑰宝。传说中此湖由汪洋大海沧桑变化而来，湖水浑浊，苦涩且咸。一天，天庭的仙女服侍王母娘娘梳妆时不慎跌落宝镜，正好坠入湖中。神奇的是，原来浑浊的湖水忽然变得清澈，甚至泛起淡淡的甜味，湖中鱼、虾、蟹游弋穿梭，白鹭在岸边芦花荡中自在飞翔，大湖如一面镜子般清透闪亮，与日月同辉。因为“鉴”意为镜，村民们就把这口大湖称为鉴湖或鉴洋湖。《山水记》古籍中亦有记载：“鉴洋湖，纵一里，横五里，为东南巨浸。击楫中流，恍如刺中风味。”据考证，鉴洋湖是由古海湾演变而来的潟湖，是黄岩最大内湖，盛产银鱼、鲈鱼、湖虾、田蟹等，肥鲜美味，远近闻名。现今湖上还有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建筑镇锁桥和洋桥，还有湖上随水位升降的神奇浮岛，都在无声地为鉴洋湖诉说着过去的盛况。镇锁桥是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亦称洋桥，长135米，宽2.5米，横梁上刻有“镇锁桥”及“乾隆五十六年重修吉旦”等文字，古时是黄温驿道的必经之桥。

我们兴致盎然，搭乘一艘小渔船，在淡绿湖水与蔚蓝苍穹之中穿行，如同广阔天地间的渺小蜉蝣，散去烦忧和俗虑，徒悠悠然淡泊的心绪。难怪乎诸多文人骚客曾在此借景抒怀，爱国诗人戴冕（陆游门生，戴复古之侄）曾作过一首《夜游鉴湖》：“推篷四望水连空，一片蒲帆正饱风。天际白云云际月，子规声在白云中。”清代诗人张梦禹也曾在此泛湖高歌：“为爱湖光好，乘风夜泛舟。帆从蓬渚转，月向酒杯浮。”两诗都有相似的意趣。

鉴洋湖的美景百闻不如一见。只见淡黄芦苇依着鉴洋湖湿地从从而生，根茎纤长，花穗摇曳。透过芦花，青泥筑成的矮堤映入眼眸。湖水清澈透亮，微波起伏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岸边泊着几艘木制小渔船，随意放着一些堆叠的渔网，还有一些已被抡圆了散入湖中。不远处的田埂小路上，有个戴草帽的渔民提着鱼桶，惬意悠闲地走来，嘴里还哼唱着曲调悠扬的田埂曲儿。田埂曲儿也是鸡笼山一带独特的歌谣形式，又称为摸田山歌，唱腔悠扬高亢、朗朗上口，是黄岩区本土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“鸡山晨钟”亦是鸡笼山名景。此地历史文化悠久，寺院庙宇众多，如宝轮寺、杨府庙等。每逢祭祀、地方节庆等重要日子，钟磬争鸣，响彻天际。据《万历黄岩县志》所载：“宝轮寺，在县南二十五里鸡笼山，吴赤乌中（238—251）建。寺后有一石碧色，每润泽有光，则天必雨。”而杨府庙则供奉北宋杨家将，按《路桥志略·岁时习俗》中载：“五月十八日，男女成群，画船布幔，携箫鼓酒饌，往游鉴湖或上鸡笼山杨府庙，烧香观剧，穷日而归。”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是杨业（杨府大神）“寿诞日”。前后二十天，朝山进香者近万，香火极其旺盛，这也再次印证了鸡笼山是祥和福地一说。

近年来，黄岩区人民政府接过历史递来的陈旧画笔，蘸满风华正茂的新墨，以保护湿地为核心绘就鸡笼山村发展的新蓝图。或许几年后，再于灵秀群山之间泛舟鉴湖时，又有一番令人目酣神醉的新景色。（参考文献及资料：《黄岩文史资料》《鉴洋湖文集》）

# 舟渡不朽迎新生

■叶晨曦

江中游，河道在此向南伸展形成一个大汇头，仿佛要把江水拦截截断似的，故名。

古渡不知始于何年何月，只知在南宋《嘉定赤城志》中便有记载：“断江渡，在县西一十七里。”这里自古就是交通要津，是黄（岩）临（海）捷径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昔日村民挑着自家种植的柑橘，从家里出发，坐船过断江渡。往西北方向，走过头陀桥，走过白夹塘、横山、湖济，翻过胡村岭、义城岭头，风尘仆仆地来到临海。

渡船，受水流及风浪影响。而从湖济往下游的十几个渡口，因为断江区域水流尤为湍急，断江渡最危险，过往的船只常常倾覆。明代万历年间，袁应祺到黄岩当县令，他来到断江渡，提出筹款建桥，并带头捐出俸银，四处筹集资金，民众争相捐助，唯恐自己落后了。

建桥又岂是一个容易的活？据说有个负责建桥的僧人叫玄蕴，他跳入湍急的洪流之中，在激浪里入江底，测定水位深浅，经过艰苦的勘测，定下桩点，将原木夯入江底，墩边打木桩以抵挡水流冲击，两墩之间架一梁，每梁长阔相等。水之寒，流之急，我们不曾感受，却能想到其中之难。

石桥在明万历五年（1577）三月动工，于明万历七年（1579）八月建成。桥成之时，袁县令题曰“利渡桥”。我不知取这名时，是否希望这座桥能够利于渡两岸百姓过河，但我知道，它实实在在是一座利民之桥。

奈何古桥的命运多舛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桥毁坏了，因流水湍急，多次重建都没有成功，只能恢复了渡船。时间兜兜转转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。直到清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，太学士潘荣耀聚集绅士筹款重

建石桥，没想到遇上大潮汛，两端新筑堤岸被大水冲毁，堆放在岸边的石材也失去了大半。浮桥就这样在潮流与艰险中应运而生。

四十只木船，搭出了百丈长的浮桥，历时十余年。利渡浮桥横卧澄江之上，从竹索当缆绳，固定于两岸的石雕“狼”上，到改用铁链，浮桥也曾被冲散，又被修建。几番沉浮，浮桥上走过了多少人，我们数不清。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来往两岸的人们，再也不怕被巨浪吞噬了。

1940年，上路学徐从捐资修利渡浮桥，县长徐用赠匾额以示嘉奖，浮桥改称山头舟浮桥。直到治理永宁江时将断江这段截弯取直，为方便两岸交通，在山头舟浮桥原址新建一座桥梁，浮桥退出历史的舞台。

“不断澄江水，滔滔自古今。”澄江曲折，两岸往来的曲折，都随着潮流慢慢浮动。

小船，曾经托起一座桥，连接了两岸人民。他们从此岸走到彼岸，又从彼岸走到此岸，来来往往，几百年的光阴在长河中流淌。柑橘的交流，血液的交融，亲友的交汇，串起了一个故事片段，在这方水土中滋养。

哪怕是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浮桥已不在，小船却犹存。在新舟桥村的一口荷塘里，两艘船停在水中央，那正是昔日托起浮桥的其中两艘船。水中荷叶飘动，将小船儿围绕在其中。经过岁月的斑驳，它们身上又滋生了新的生命。是一棵棵鲜嫩的青草从船板上探出身来，是一根根藤蔓缠绕在木架子上，也有一棵小树正在茁壮生长。真是神奇的生命啊，从古老衰败的船板中生长出来，装点这艘开始枯萎的船，又走出了新一年的春天。

新舟桥村，也在走向新的春天。

